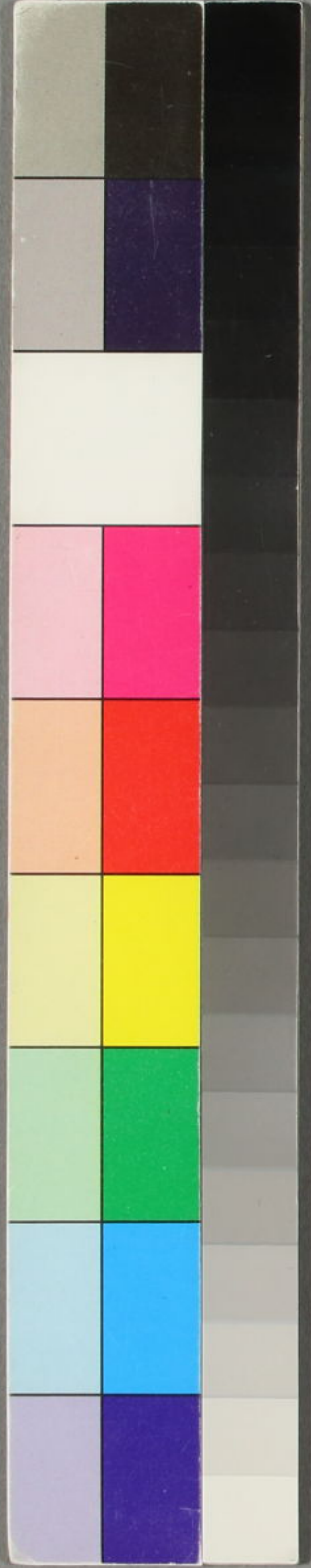


孟子釋解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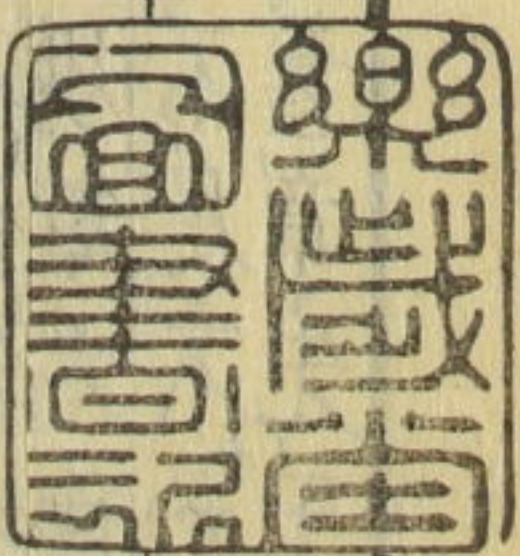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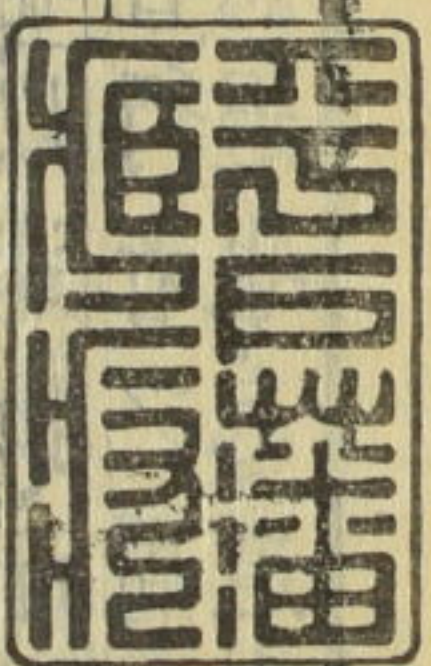
七

仁 13  
917  
20





孟子釋解卷之七



日本 平安 皆川愿伯恭學

離婁章句上

此篇論非以仁則不可以為天下國家而卒  
又本諸孝孝又貴其以至誠為之也

○孟子曰離婁之明公輸子之巧不以規矩不能成  
方員師曠之聰不以六律不能正五音堯舜之道不  
以仁政不能平治天下今有仁心仁聞而民不被其  
澤不可法於後世者不行先王之道也故曰徒善不

足以爲政徒法不能以自行詩云不愆不忘率由舊章遵先王之法而過者未之有也離婁郝云視分明也愚云當是人名  
郝云公輸魯之巧匠名般一作班字若禮檀弓云季康子母喪請以機封者也或云魯昭公也嘗爲楚設機以攻宋九攻墨翟九却之規所以爲圓矩所以爲方師曠音樂師名曠字子野精於樂律事見左傳善聽曰聰律法也作樂之法陽曰律六謂黃鐘大蕤姑洗蕤賓夷則無射也陰曰呂呂助也助陽也亦六謂大呂夾鐘仲呂林鐘南呂應鐘也獨言律從陽也陰陽各以其法爲管十二大小參差吹之求五音之高下以按十二月五音謂宮商角徵羽以合五氣堯舜之道愚云謂脩己安人之道仁政謂治天下之法施仁恩於民如上篇所告梁齊諸君者皆是也仁聞以仁見稱也先王之道愚云直兼仁政以言之也徒空也愚云徒善即據修己安人之道不行仁者是也徒法者只恃明巧聰以造物而不由規矩六律之法也自行者謂其所自行者之周合也不足不充滿也詩大雅假樂之篇愆過也忘遺失也舊章先王已行

也之政

此章言先王之道不可以不法也孟子曰離婁之明公輸子之巧此其天資卓越之材者也然不以規矩爲準則不能成方圓師曠之聰亦其天稟殊絕之能也然不以六律爲準則不能正五音堯舜之道亦其聖猷之曲至者也然不以仁政行之則不能平治天下今世或有仁民之心仁民之聲聞而其民不被其德澤又其事不可爲法於後世者不行先王之道故也故古語曰徒善不足以爲政徒法不能以自行所引詩意言不愆故率不忘故

由以常與舊章不相違離也凡遵先王之法而有過愆者未之有也

聖人既竭目力焉繼之以規矩準繩以為方員平直不可勝用也既竭耳力焉繼之以六律正五音不可勝用也既竭心思焉繼之以不忍人之政而仁覆天下矣故曰為高必因丘陵為下必因川澤為政不因先王之道可謂智乎是以惟仁者宜在高位不仁而在高位是播其惡於眾也上無道揆也下無法守也朝不信道工不信度君子犯義小人犯刑國之所存者幸也

郝敬云竭盡也繼隨所自盡處合法度非待竭絕而後繼也耳目心思所及有限法度承

接然後施被者廣也準所以為平繩所以為直規矩六律皆作自聖人故以列仁政播布散也眾指臣民揆度也朝謂朝廷也工百官也寅亮天功故曰工信依憑也愚云惟仁者七字為員是播惡已下為分股上無道揆也下無法守也又並皆綱也朝不信道已下目也

聖人既竭目力焉而其竭力之所定者為規為矩為準繩用以為方員平直方員平直不可勝用也即謂由規矩準繩以為之則雖以至千萬皆可以累合匹配也下皆倣此意聖人既竭耳力焉而其竭力之所定者為六律用以正五音五音不可勝用也既竭心思焉而其竭思之所定者為不忍人之政而其仁蓋覆天下矣此蓋以贊美舊章以言

其不可復易也。或不可勝用，或仁覆天下者，故古語誨其宜當因用，曰欲為高者，必當因丘陵；欲為下者，必當因川澤。而今欲為政者，不因先王竭心思之道，可謂智乎？是以今以因先王之道以言之，惟仁而率由舊章者，宜在高位；若乃不仁而在高位，是播其惡德於衆也。惡德播於衆，則上無道義之揆，度於物下無法則之遵守於事也。乃朝不信其道，朝改夕替，工不信其度，人出殊異，君子犯義，濫政，小人犯刑，濫事，賊亂興喪，無日矣。故曰：國之所存者，幸也。

故曰：城郭不完，兵甲不多，非國之災也；田野不辟，貨財不聚，非國之害也。上無禮，下無學，賊民興喪，無日矣。詩曰：天之方蹶，無然泄泄。泄泄猶沓沓也。事君無義，進退無禮言，則非先王之道者，猶沓沓也。故曰：責難於君，謂之恭；陳善閉邪，謂之敬。吾君不能謂之賊。詩大雅板之篇，蹶說文云：僵也。卽顛躓也。泄泄言雖知其不善，而身猶居之不去也。沓者，重也。合也。沓沓，仍追繼前惡不己也。郝敬云：進退猶出入也。非詆毀也。恭本雖其身所可當者，而內自執其躬如不敢當之名也。而此乃以其意不輕侮其君，謂之為恭也。敬本以彼相受之心難測，而因用心欲得當其所出者之名也。而此乃以其用陳善閉邪，畏承天意，謂之為敬也。賊者，奪物於其所欲之處者之名也。

國之災害，蓋有如前所言。故城郭不完，備兵甲不

多畜者非國之災也田野不辟墾貨財不聚積者非國之害也上禮下學者即先王之仁政而反之則賊民興於朝野而國之喪亡必無日矣詩曰已下即勸世君子改行仁義也所引詩意言子心知天之方使己蹶則宜無然泄泄猶滯也猶沓沓一氣讀言當天之方蹶不改其行而猶為沓沓之行也事君無義進退無禮即上無禮也言則非先王之道者即下無學是乃所謂猶沓沓者也故今為人臣者苟知此為國之災害則宜當畏天任道以責難於君如是之德謂之恭宜當陳述善義閉緘

邪說如是之德謂之敬若曰吾君不能行之者謂之賊民也

○孟子曰規矩方員之至也聖人人倫之至也欲為君盡君道欲為臣盡臣道二者皆法堯舜而已矣不以舜之所以事堯事君不敬其君者也不以堯之所以治民治民賊其民者也不仁而己矣暴其民甚則身弑國亡不甚則身危國削名之曰幽厲雖孝子慈孫百世不能改也詩云殷鑒不遠在夏后之世此之謂也

郝敬云舜相堯二十八載命官巡狩皆所以事堯者堯為天下得人成功文章巍乎煥乎皆所以治其民者名諡也諡法雍遏不通曰幽殺戮無辜曰厲周厲王名

胡夷王子也周人逐之死于彘幽王名宮涅宜王子厲王孫犬戎殺之于驪山下西周遂亡詩犬雅蕩之篇鑒鏡也因敗亡以自照也殷謂紂夏謂桀慈者愚云於我濟彼之所達其生雖其行或有所不合而亦含容以濟之之名也

此承前章規矩方員以論聖人堯舜之可法且明  
不法堯舜卽是爲幽厲也言規矩是爲方員之至  
莫復加焉聖人爲人倫之至莫復加焉如欲爲君  
盡君道欲爲臣盡臣道二者皆當法堯及舜而已  
矣不以舜之所以事堯事其君者爲不敬其君者  
也不以堯之所以治民治其民者爲賊其民者也  
所引孔子語意言天下之道有二仁與不仁而已

矣則苟違仁則不仁離不仁則仁夫旣不仁而以  
暴其民甚則至於身弑國亡不甚則亦身危國削  
凡君德之若是者名之曰幽厲雖孝子慈孫思掩  
其惡以累百世而不能改其所名也所引詩意言  
殷之宜爲鑒者近在夏后氏之世桀以暴虐喪其  
天下此其意卽與今諸侯宜鑒幽厲之事同故曰  
此之謂也

○孟子曰三代之得天下也以仁其失天下也以不  
仁國之所以廢興存亡者亦然天子不仁不保四海  
諸侯不仁不保社稷卿大夫不仁不保宗廟士庶人

不仁子六不保四體今惡死亡而樂不仁六是猶惡醉而強

酒三代夏殷周也夏禹殷湯周文武得天下夏桀殷紂周幽厲失天下

此因上章桀紂幽厲而引三代失天下為言也勉

身以從安人之務者仁也反之為不仁三代之得

天下失天下唯以此仁不仁之異而雖國之所以

廢興存亡者亦然蓋天子不仁則不保四海之危

亡諸侯不仁則不保社稷之危亡卿大夫不仁則

不保宗廟之滅亡士庶人不仁則不保四體之死

亡今人或知惡死亡而樂為不仁之行是猶惡醉

而猶強飲酒何其愚也郝敬云此後四章意甚貫穿由身以及家國天下也

○孟子曰愛人不親反其仁治人不治反其智禮人

不答反其敬行有不得者皆反求諸己其身正而天

下歸之詩云永言配命詩大雅文王之篇自求多福永者久而不已之

謂也言者存於後日之辭配者以身配之不相離也命天命也

此章論反身而後仁不仁可知而天下可以治也

言今我愛人則人宜親我而彼或不親者我須反

求其仁治人則人宜就治而彼或不治者我須反

求其智禮人則人宜答我而彼或不答者我須反

求其敬凡行有不得知其宜者皆當須反求諸己

蓋恐其中心尚或有扶他邪慝而身以故未正嚮



其仁若智敬也除他邪慝則其身正其身正而天下將歸之矣所引詩意言心挾邪慝是不配天之所命也思欲除潔其邪慝而不已者是為永言配命卽是自求多福者矣

○孟子曰人有恒言皆曰天下國家天下之本在國郝敬曰恒言常譚也

此承上章身正天下歸而歎人不知本也而不知其本者卽亦不反求之過也

○孟子曰爲政不難不得罪於巨室巨室之所慕一國慕之一國之所慕天下慕之故沛然德教溢乎四

海

郝敬云巨室大家也慕想望也國畿內也德躬行也教章程也德教卽政也溢充滿也

此章論爲治由一國以及天下之道也言爲政致民服從之事人或以爲難致而其事不難致蓋其所要在不得罪於巨室巨室者貴戚卿大夫之家若士庶人豪族皆巨室也此皆衆庶之所以依憑以達其生者也爲政若或以非理加於其巨室巨室不安則衆庶失生矣今不止不以非理加而更令其得以安泰乃是不得罪於巨室也衆庶之所依憑故巨室以其得安泰慕之則一國皆將慕之一國之所慕乃天下將慕之苟其若是則其沛然

德教將溢乎四海矣

○孟子曰天下有道小德役大德小賢役大賢天下無道小役大弱役強斯二者天也順天者存逆天者亡齊景公曰既不能令又不受命是絕物也涕出而女於吳今也小國師大國而恥受命焉是猶弟子而恥受命於先師也郝敬云德謂道有諸己賢謂德過小役大以土地相兼也弱役強以兵力相脅也天者自然之名齊景公名杵臼謚曰景公出令使人也受命聽人令也絕物與物睽絕也涕淚也涕出耻之也女以女與之也

此章論小弱役強大為天道然雖然師文王行仁政則又天下無敵矣言天下有道之世小德役於

大德小賢役於大賢天下無道之世小者役於大弱者役於強此德賢之役大小強弱之役二者天使其世成是勢也順天以承其役者存逆天以不承其役者亡昔者吳王夫差強齊景公忍恥受命以女與之曰我國勢既弱不能令於彼吳又不受吳命者是為以己獨守而外絕物非處世之道也雖涕為之出而忍以女於吳此乃知順存逆亡故也今也小國師大國之無道而恥受命於大國焉是猶身既為弟子而恥受命於先師也蓋先師者其所師之師也已雖不親為之弟子而推之其道

則自不得不受之其命小國雖不為大國之弟子  
 而推之其道則亦自不得不為師命以受之者也  
 如恥之莫若師文王師文王大國五年小國七年必  
 為政於天下矣詩云商之孫子其麗不億上帝既命  
 侯于周服侯服于周天命靡常殷士膚敏裸將于京  
 孔子曰仁不可為衆也夫國君好仁天下無敵今也  
 欲無敵於天下而不以仁是猶執熱而不以濯也詩  
 云誰能執熱逝不以濯郝敬云師文王謂脩德尚賢  
 行仁政也五年七年各因所  
乘之勢約言之天地之數會于五春秋傳云天以七  
 紀二十八宿四方各七也故五七為有道之符詩大  
 雅文王之篇詠文王之事也麗附也愚云以其子孫  
 相麗以成系統者言兼指其後世以言不億也郝云

十萬曰億不億愚云猶言不止萬數也侯以其位為  
 的以言之之辭服從也郝云殷士殷臣士也膚愚云  
 溥太也敏速也愚云身能趨事而不留也裸將奉酒  
 助祭也裸獻也將愚云率其身于其事曰將郝云裸  
 灌通以酒灌地求神也京周京也詩大雅桑柔  
 之篇執熱手持熱物灌以冷水濯其手逝往也  
 如恥之則莫如師周文王大國之君師文王則五  
 年小國之君師文王則七年其必得為政於天下  
 矣所引詩意言商之孫子其相附麗成系統者不  
 止億數而凡其德與相類並皆與殷孫子同而其  
 德之如是者上帝既命於侯不止億數之孫子然  
 而上帝既命之侯皆俾于周臣服焉雖曰侯服于  
 周然天命之於人本靡常依則安知其不復改命

誰能執報遊不以濯

今天下三敵有<sub>レ</sub>テ<sub>レ</sub>リ思<sub>フ</sub>テ<sub>レ</sub>仁<sub>ヲ</sub>以<sub>テ</sub>  
セ<sub>レ</sub>共<sub>ニ</sub>聲<sub>ヲ</sub>身<sub>ノ</sub>暑<sub>ヲ</sub>心<sub>ヲ</sub>息<sub>ヲ</sub>事<sub>ヲ</sub>執<sub>テ</sub>  
世<sub>ヲ</sub>又<sub>レ</sub>ニ<sub>レ</sub>冷<sub>ル</sub>今<sub>レ</sub>休<sub>セ</sub>ル<sub>ト</sub>固<sub>ニ</sub>  
執<sub>テ</sub>天下<sub>ニ</sub>敵<sub>ト</sub>事<sub>ヲ</sub>聲<sub>ヲ</sub>作<sub>ル</sub>仁<sub>ニ</sub>  
シ<sub>テ</sub>行<sub>フ</sub>事<sub>ヲ</sub>  
其<sub>レ</sub>病<sub>ニ</sub>石<sub>ノ</sub>膏<sub>ヲ</sub>用<sub>ル</sub>事<sub>ヲ</sub>以<sub>テ</sub>ム<sub>ト</sub>  
シ<sub>テ</sub>已<sub>ル</sub>

孟子釋義 卷之卅  
之殷乎觀彼殷之士亦以敬迎天意是以膚敏奔  
祭以禘將于京也引詩及此四句者乃亦以與前  
為政於天下之旨作應也引孔子語者以証雖小  
國可得天下之政也仁不可為衆也言與仁者相  
敵者不可自恃其所率之為衆於彼也蓋衆心皆  
將教己以服從仁者也夫國君好仁者以其如是  
之故天下無敵矣今也其心欲無敵於天下而不  
行之以仁是猶欲執執熱而不以濯也所引詩意言  
人誰有將欲執執熱者而曰我能直逝不以濯手者  
邪蓋以譬其當以仁而後求無敵於天下也

○孟子曰不仁者可與言哉安其危而利其菑樂其  
所以亡者不仁而可與言則何亡國敗家之有有孺  
子歌曰滄浪之水清兮可以濯我纓滄浪之水濁兮  
可以濯我足孔子曰小子聽之清斯濯纓濁斯濯足  
矣自取之也夫人必自侮然後人侮之家必自毀而  
後人毀之國必自伐而後人伐之太甲曰天作孽猶  
可違自作孽不可活此之謂也郝敬云孺子無知歌  
出無心見水自取滄  
浪楚水漾漢下流也纓冠繫也纓貴而足賤水清貴  
而濁賤小子門人也身不脩是自侮也家不齊是自  
毀也國不治是自伐也太甲逸書篇名今孔書有  
之孽禍萌也愚按此為下小子聽之一語著有字  
此章論不仁是為自招其禍也言不仁者可與言

者哉何者彼其心安其危殆之地而自利其菑害之來自樂其所以亡之道者也不仁而可與言則自古何以言亡國敗家之有哉蓋苟其心好仁則雖外言仁義亦無益而終歸于亡國敗家也昔有孺子歌曰滄浪之水云云此所云滄浪之水其言似設此譬以喻人故孔子曰門人小子當須聽之也彼清斯來人之濯纓濁斯來人之濯足矣其高下貴賤迥殊者水自取之也此已下孟子更釋述其旨也夫人必自侮其身之不能行德然後人侮之以不德家必自毀其防備然後人毀之其牆

屋國必自伐其賢良然後人伐之其城邑所引書語言天所作之禍孽我善設備則猶有可違至於自所作之禍孽不可得存活也此乃自取之之謂也

○孟子曰桀紂之失天下也失其民也失其民者失其心也得天下有道得其民斯得天下矣得其民有道得其心斯得民矣得其心有道所欲與之聚之所惡勿施爾也民之歸仁也猶水之就下獸之走壙也故為淵毆魚者獺也為叢毆爵者鷓也為湯武毆民者桀與紂也

郝敬云壙尤也獸所居也水趨于獸歸尤性也獺食魚之獸似猫形扁一名獺

通作獾爾雅注援鳴而懶候之莊子云援獾狙以為雌東哲云援以懶為婦也黑色微赤者謂之爵即燕雀之色又爵與雀通小鳥曰雀雀依人故謂實雀似客依主也鷓鴣也鷹屬

此章論得民心則得天下失民心則失天下也言  
桀紂之失天下也以失其天下之民心也故得天  
下有道得民心為其要而得民心之道在民所欲  
與所惡蓋民之所欲米穀布帛財幣是也與之聚  
之言與之而使之得聚之此薄稅斂故也所惡勿  
施爾也者蓋民之所惡莫如死傷而勿施其所爾  
此省刑罰故也薄稅斂省刑罰仁政也民之歸仁  
政也其為勢猶水之就下獸之走壙也如是之故

為淵駭逐以致其魚之至聚者獺也為叢駭逐以  
致其爵之至聚者鷓也為湯武駭逐以致其民之  
至歸者桀與紂也

今天下之君有好仁者則諸侯皆為之歐矣雖欲無  
至不可得已今之欲王者猶七年之病求三年之艾  
苟為不畜終身不得苟不志於仁終身憂辱以陷於  
死亡詩云其何能淑載晉及邲此之謂也

仁三字郝云艾草名从草从乂乂治也愚按乂又有截絕不復發之義蓋古人用艾灸之意在截絕其邪毒所往來之路者而陳久者其力可以治痼疾故病久不瘥者必求三年之艾也今此所言七年之病以譬當世喪亂已久也艾以譬仁蓄艾則以得為三年之艾以譬蓄仁德則以得為天下之王也故曰今

之欲王天下者猶如七年之病求三年之艾也詩大雅桑柔之篇淑者令之從善也載者更加之辭也登也相

今天下之君如有好仁者則今諸侯暴逆為好仁者、敵民以令之歸焉矣雖欲無王不可得已今之欲王者自其少壯時皆有斯志者也此欲王者之於仁猶七年之病求三年之艾蓋七年之病自其初病求三年之陳艾則前已可得畜之而苟為不畜以為三年之艾則終身不得其陳艾也不且止此也苟小志於仁其將必終身憂辱以陷於死亡之地矣所引詩意言聞其當志於仁之訓而侮之

相謂曰其何能淑我事乎其如是者口言其言而其身載將與人相及溺即此不志於仁而陷於死亡者之謂也

○孟子曰自暴者不可與有言也自棄者不可與有為也言非禮義謂之自暴也吾身不能居仁由義謂之自棄也仁人之安宅也義人之正路也曠安宅而弗居舍正路而不由哀哉暴者彼本不可入於其外而忽來在此內曰暴禮義本不可廢於其外而忽生非之之心故曰自暴也棄者納物於其不舉用之列曰棄自棄自棄其身於不仁不義也正邪之反曠空也其言非禮義謂之自暴也其言非禮義謂之自棄也此承前其何能淑之音因置此論自暴自棄之章



也言自暴者不可與其人有言也自棄者不可與  
其人有言也其言非謗禮義之所貴者謂之自暴  
也曰吾身素性倍弱不能居仁由義者謂之自棄  
也夫仁為人之安宅也義為人之正路也而今彼  
曠空安宅而弗居舍違正路而不由豈不哀哉

○孟子曰道在爾而求諸遠事在易而求諸難人人  
親其親長其長而天下平爾與邇同物與物曰遠近身與物曰遠邇此其別也  
此承前言仁義而論平天下之道不過仁義也言  
道在邇近而人或求諸高遠在平易而人求諸艱  
難豈知使人人各親其親長其長則仁義存乎其

中而天下之致治平者亦由是而得焉矣

○孟子曰居下位而不獲於上民不可得而治也獲  
於上者道不信於友弗獲於上矣信於友有道事親  
弗悅弗信於友矣悅親有道反身不誠不悅於親矣  
誠身有道不明乎善不誠其身矣是故誠者天之道  
也思誠者人之道也至誠而不動者未之有也不誠  
未有能動者也獲者言為上所謂獲人也明乎善者由學而得之者誠者其中之所循不因其外之若或違而以有成之名也至誠者人思誠而致與天之誠合者之稱也此章之所言大率與中庸同世儒謂孟子學子思者蓋據此類以言者也  
此章承前親親而又論其親親以反身之誠為至

要也言凡士在下位不獲於上則其志雖欲得治民之位而其位不可得故民不可得而治矣獲於上有道不信於朋友不獲於上者蓋薦之於上者朋友之任也知賢不舉朋友之罪也信於朋友有道不順於親不信於朋友者蓋凡信不可以矯爲而必當發之於誠者也而苟誠於身者必當先順於親蓋未有不能諸邇而能致之遠者也故曰不誠於身不悅於親不悅於親卽亦弗信於朋友也明乎善者卽學問思辨之功而日明乎善則其已與其性成物矣故亦以得其誠身之驗也誠者天

之道故其所自行亦猶一陰一陽自然相繼不已也而凡爲人者皆當率天所命之性故當思誠之乃是人之道也至誠者人事之極合如天道也其誠之之至合如天道者必能使物感動故曰至誠而不動者未之有也不誠未有能動者也

○孟子曰伯夷辟紂居北海之濱聞文王作興曰盍歸乎來吾聞西伯善養老者太公辟紂居東海之濱聞文王作興曰盍歸乎來吾聞西伯善養老者二老者天下之大老也而歸之是天下之父歸之也天下之父歸之其子焉往諸侯有行文王之政者七年之

內必為政於天下矣作起也即謂文王即位以行其仁政也與者誘民以使之興起

即與詩大雅大明篇維予侯興之興同蓋歸乎來之來字即蓋歸乎哉蓋蓋歸乎二字聲皆在上喚齟而哉是正齒聲在下頤在上喚齟之聲連呼之開難急轉於下頤而由懸垂以呼哉則遂成來字也如陶潛歸去來即亦做此書舊套者耳郝敬云老者自寓之辭大老謂齒德聞望重于天下也天下之父謂為人情所係屬也又云孟子先伯夷不以功名先節義也人知太公與周而不知伯夷有大造于周伯夷與文王同心而太公與武王為烈文云七年約其時數

此因前章至誠能動置此脩德行仁乃自動豪傑之思即亦不得罪于巨室天下慕之之意也言伯夷辟紂之亂居北海之濱聞文王之作於周興民謂之日盍歸乎來吾聞西伯善養老者也太公辟

紂之亂居東海之濱聞文王之作也乃興民謂之日盍歸乎來吾聞西伯善養老者也伯夷太公二老者天下之大老也而往歸之是天下之民之父歸之也其子將焉往乎雖今之世有諸侯能行政制其田里教之樹畜導其妻子使養其老如文王者不出七年必為政於天下矣

○孟子曰求也為季氏宰無能改於其德而賦粟倍他且孔子曰求非我徒也小子鳴鼓而攻之可也由此觀之君不行仁政而富之皆棄於孔子者也況於為之強戰爭地以戰殺人盈野爭城以戰殺人盈城

此所謂率土地而食人肉罪不容於死故善戰者服

上刑連諸侯者次之辟草萊任土地者次之郝敬云求冉有

名孔子弟子為季康子宰改其德愚云即諫止之之義與論語無憚改之故同郝云德猶行也賦粟稅民田也倍他且加多于豈也小子門人也鳴鼓而攻聲其罪而責之也富之者奪民財強戰者殘民命以土地殺人猶率土地食人肉也罪不容死言死猶不足贖罪也善戰連諸侯辟土地二者皆當時所謂良臣也服被也上刑大辟也連諸侯合從也辟開也萊荒地也任責也責以地稅也

此章論當時人臣所以為務而謂之忠者率皆失其道者也言冉求為季氏宰無能輔導以改變於其涼德而賦粟者反倍他日孔子曰求非我徒也門人小子鳴鼓大聲其罪而以攻之亦可也蓋以

示斥其不仁之至也由此觀之其國君不行仁政

而其臣附益以富之者皆棄於孔子冉有之流者

也況於為之強戰若爭地以戰因殺人盈野若爭

地以戰因殺人盈城乎此所謂率土地而使土地

食人肉也其罪雖處死刑猶有餘故曰不容於死

故善戰者服上刑連諸侯者結強戰之黨者故次

之辟草萊任土地者以備強戰之資者故次之也

○孟子曰存乎人者莫良於眸子眸子不能掩其惡

曾中正則眸子瞭焉曾中不正則眸子眊焉聽其言也觀其眸子人焉廋哉存者言不亡而在者也郝敬云眸子目中瞳子瞳小也曾

中正之心無隱惡也。瞭明也。胸中不正。包藏隱惡也。眊昏也。愚按。度者。當吾所當露之方。而作之。壅蔽之稱也。又按。此章非以言觀人之法。而以証人心中必有不可自欺者存者耳。

○此章承前誠字置之也。言天道之誠之存乎人者。如其心智血氣時或失於惑。唯眸子不自失其誠之自然。故曰莫良於眸子也。胷中正則眸子瞭焉。胷中不正則眸子眊焉。四句即眸子不能掩其惡之證也。聽其言也。觀其眸子者。觀其言之誠不誠於其人之眸子之瞭眊也。人焉廋哉者。言人乃不能以自掩匿其詐也。

○孟子曰恭者不侮人。儉者不奪人。侮奪人之君。惟恐不順焉。惡得為恭。儉恭儉豈可以聲音笑貌為哉。  
奪奪他人之君者為己之君也。

此章論世人以聲音笑貌為恭儉之非。即亦與前章所言言同一機軸矣。言恭者不敢自足其智。是以不侮人。儉者不敢自肆其欲。是以不奪人。今臣侮奪人之君。欲令之其意嚮己者。其心惟恐其君之不順於己焉。如是惡得為恭儉。恭儉之事。豈可以聲音笑貌偽為哉。

○淳于髡曰。男女授受不親。禮與。孟子曰。禮也。曰。嫂溺則援之以手乎。曰。嫂溺不援。是豺狼也。男女授受

不親禮也。嫂溺援之以手者，權也。曰：今天下溺矣，夫子之不援，何也？曰：天下溺，援之以道；嫂溺，援之以手。子欲手援天下乎？  
郝敬云：淳于，姓，髡名，齊之贅婿也。長不滿七尺，滑稽多辨，善為隱語。承意觀色，齊人謂之炙輶。曲禮云：男女授受不親，嫂叔不通問。豺似狗，長尾，豺，柴也。俗云：瘦似豺，以形細瘦名也。狼似狗，銳頭，豺屬。二物多智，故字从才。从良，愚按：權者，物從我之所懸空取當，而以定之之稱也。

此章論于、人主者，不可從權以求容也。淳于髡其意蓋為孟子惜其不肯枉己以取容悅，是以設譬以問曰：男女授受不親者，禮與？孟子答曰：禮也。淳于曰：雖有授受不親之禮，而見嫂溺，則救援之以手乎？答曰：見嫂溺而不援者，是豺狼無人心者也。

男女授受不親者，守禮者也。嫂溺援之以手者，行權者也。淳于曰：今天下之民溺矣，夫子之不舍禮從權以救援者，何也？答曰：天下溺者，當援之以道；嫂溺當援之以手。子乃欲吾手之援天下乎？

○公孫丑曰：君子之不教子，何也？孟子曰：勢不行也。教者必以正，以正不行，繼之以怒；繼之以怒，則反夷矣。夫子教我以正，夫子未出於正也，則是父子相夷也。父子相夷，則惡矣。古者易子而教之，父子之間不責善。責善則離，離則不祥，莫大焉。  
愚按：傷於耦，謂之夷。惡乖戾也。

此章就親親上更論父子責善之不可也。公孫丑

問曰君子之不教子者何故也此蓋據孔子遠其子而不親教之類以問之也孟子答曰甚不欲親教而勢不行也所謂不行者凡教者必督之以行其正以其正不行則教者繼之以怒責繼之以怒責則反相夷譏矣曰夫子教我以行正然夫子亦未出於正而猶居於邪也如是父子相夷譏也父子之際以恩慈者也相夷則互相惡矣是故古者易子而教之而父子之間不責以善責以善則其心離心離則不祥莫大焉是以不教子也

○孟子曰事孰為大事親為大守孰為大守身為大

不失其身而能事其親者吾聞之矣失其身而能事其親者吾未之聞也孰不為事事親之本也孰不為守身守身之本也守者用力以為其弗失於其所或失之稱身者藏神之用而為之體全者也

此章亦承前親親因兼明守身即亦為事親之專務也事人之事問孰為大則答曰事親為大矣守物之事問孰為大則答曰守身為大蓋欲養親志則必以守身為本守身者不自陷其身於不義者也不陷其身於不義則可以養親志矣故曰不失其身而能事其親者吾聞之矣失其身而能事其

親者吾未之聞也凡士一生之間事兄事長事君  
事大夫皆事也而不能事親者亦不能終其所事  
故曰事親事之本也凡士一生之間守先訓守上  
教令守官守資皆守也而不能守身者亦不能終  
其所守故曰守身守之本也

曾子養曾皙必有酒肉將徹必請所與問有餘必曰  
有曾皙死曾元養曾子必有酒肉將徹不請所與問  
有餘曰亡矣將以復進也此所謂養口體者也若曾  
子則可謂養志也事親若曾子者可也

曾子子也徹食畢徹饌也口體者與下志字相映故特曰口體也

曾子之養其父曾皙也每必有酒肉將徹必請問  
其所欲與而曾皙問有餘乎則必對曰有而至於  
曾皙之死曾元之養曾子也亦每必有酒肉將徹  
不請問其所欲與而曾子問有餘乎則對曰亡矣  
蓋以其將復進也如此所謂養其親之口體者也  
若曾子者則可謂養親之志者也事親之道若曾  
子者可以為法也此蓋因前言事親遂又以明其  
事當以養志為要也

○孟子曰人不足與適也政不足間也惟大人為能  
格君心之非君仁莫不仁君義莫不義君正莫不正



一正君而國定矣

郝敬云適與謫通責也間與諫通正言間阻之也惠云大人稱其器

宇濶大之君子也格者因相抵觸而感動之稱也

此章明至誠動物之用也言其臣人所為之非者大人以為不足與謫責也其政事所為之失者大人以為不足間然也此蓋小丈夫之所好論其可否者而惟大人其所為言行皆出自至誠故為能感格君心之非君仁則人與政莫不仁君義則人與政莫不義君正則人與政莫不正一正其君而一國之事由是而以定矣

○孟子曰有不虞之譽有求全之毀

虞者思其之來於我之所當而

內為設其備之稱也毀者物見其有闕損之稱轉為譏訛之義亦以言訛之於其所為全也

此以下三章蓋以見君子之於世或有可以反誠之遇也不虞之譽者吾方為其事之時實無有其意而人見以為有美意而以譽之之類即是也求全之毀者人求我美之全備而因毀之於其所未全也蓋以見世毀譽之言多不足為據而君子能反身而誠則可以破之也

○孟子曰人之易其言也無責耳矣

易輕易也詩小雅小弁篇云君

子無易由言耳屬于垣者即戒易言者

此章承前蓋毀譽之不足為據者人之易其言故

而易其言也亦以無人責其失言耳矣此蓋亦以見人能自責則失言寡焉而自責即是自反而誠者是以聞其失言者承之以自誠則其言之者亦必相感以至于自責效誠焉矣

○孟子曰人之患在好為人師

此章亦承前蓋人之易其言也不自揆其愚而自以為智自以為智而且好勝人是以又好為人師是入之所以常患其智之難長者故曰患在好為人師也已上三章並與反身而誠相應

○樂正子從於子敖之齊樂正子見孟子孟子曰子

亦來見我乎曰先生何為出此言也曰子來幾日矣曰昔者曰昔者則我出此言也不亦宜乎曰舍館未定曰子聞之也舍館定然後求見長者乎曰克有罪

郝敬云子敖王驩字樂正子魯人子敖適魯反樂正子因之至齊時孟子在齊正子本為孟子來也昔者前日也古夕昔通隔宿以前皆曰昔愚云此蓋欲曰昔者從子敖來而略言曰昔者也舍止也客居曰館

此章因孟子責樂正子之言以見長長之義宜當為者也樂正子從於子敖之反之齊樂正子往見孟子之時孟子曰子亦來見我乎樂正子驚曰先生何為出此言也孟子因問曰子來齊已幾日矣答曰昔者來曰昔者來則我出此言也不亦宜乎

曰舍館未定曰子聞之古訓也舍館定然後求見  
 長者為禮乎此蓋子敖到齊之後數日始為樂正  
 子命舍館而未命舍館之前乃在子敖之館故不  
 敢來見孟子是樂正子似敬子敖不重於孟子且  
 樂正子先求安其身故從子敖又舍館定然後見  
 孟子要非敬長者之宜故孟子因其言舍館未定  
 而以責之云爾而樂正子自知其罪故曰克有罪  
 ○孟子謂樂正子曰子之從於子敖來徒饋啜也我  
 不意子學古之道而以饋啜也郝敬云徒但也饋食  
 也啜飲也以饋啜資  
 其路費  
 餼糧也

此章因上章之義尚相類者置之于此也郝敬云  
 越國從師本為求教故曰學古之道學古道者富  
 貴不能移豈以饋啜喪守孟子麾祿十萬不受故  
 曰在我者皆古之制也孔子云因不失其親亦可  
 宗也昔人謂小人不可與作緣豈可因饋啜細事  
 苟于所從乎  
 ○孟子曰不孝有二無後為大舜不告而娶為無後  
 也君子以為猶告也趙岐曰於禮有不孝者三事一謂  
 阿意曲從陷親不義一也家貧  
 親老不為祿仕一也不娶無子絕  
 先祖祀三也三者之中無後為大  
 此章論親親之處其變者也言不孝有二之中無

後為其大者舜之不告瞽瞍而娶堯之二女者乃為無後故也君子以為雖瞽瞍或不欲其娶而推其祖先之心則瞽瞍必不能不欲其娶者也故曰猶告也

○孟子曰仁之實事親是也義之實從兄是也智之實知斯二者弗去是也禮之實節文斯二者是也樂之實樂斯二者樂則生矣生則惡可己也惡可己則不知足之踏之手之舞之

實者指物為核當乎其中之稱也

此章亦專論仁義之不外於親親長長也言仁推本其心之所生則事親者是也義推本其道之所

生則從兄者是也智知斯二者而弗去者是也禮聖人之節文斯二者是也樂心樂斯二者則樂乃生焉生焉則又自知其惡之可得己也知其可得己則又自不知足之踏之其節手之舞之其奏也○孟子曰天下大悅而將歸己視天下悅而歸己猶草芥也惟舜為然不得乎親不可以為人順乎親不可以為子舜盡事親之道而瞽瞍底豫瞽瞍底豫而天下化瞽瞍底豫而天下之為父子者定此之謂大孝

草芥言易棄也底至也豫悅也

此章論舜盡事親之道也言天下之民大悅己而

將歸已者衆人之所必樂者也而其視天下悅而歸已猶草芥也惟舜爲然舜其心蓋以爲不得於親不可以爲人子不順乎親不可以爲人子也舜以是盡事親之道而瞽瞍之頑愚亦底其悅豫瞽瞍底其悅豫而天下之民化蓋頑愚之父以其難化而已化則天下之民之化乃已成乎其中矣又瞽瞍之頑愚難化而舜盡其事之之道而瞽瞍遂底豫則凡天下之爲父子者之情皆可以推定之故曰定矣釋以爲天下之則故曰此之謂大孝也

